

中国的文理分科之路

□ 张小翥

中国的文理分科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传统的私塾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知识和教育的需求了,新式学堂要怎么办,在当时也是个问题。

20世纪初,清朝政府派人出国考察,效仿法国和德国的教育模式,实行了“文实分科”,也是最早的文理分科。所谓“文科”包括历史、文学、外语、地理等,“理科”包括算学、物理、博物等。当然,当时的文科生也和现在一样要学实科的知识,理科亦然。

清政府针对分科在《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析》中是这样解释的:“至中学之宗旨,年齿已长,趣向已分,或令其博通古今以储治国安民之用,或令其精研艺术以收厚生利用之功,于是文科与实科分焉。”说白了就是学了这么多年,想报就学点实用的,没兴趣就好好搞搞文化,培养下一代。

看似安排得妥帖,操作起来却有很大的差距,社会上对于“文实分科”的争议也一直很大,包括分科会使学生的普通学识欠缺,从而违背了中学宗旨,而且很容易造成学生“选择不慎,贻误终

生”的局面。

教育家蔡元培就中学分科提出过反对意见,他认为当时教育条件、学生素质都是文科重于实科,对实科的发展不利,而文科的学生在科学方面的缺乏也让他们无法适应新时代。对于大学分科,蔡先生并不反对,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就是这样做的。

在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民国政府在1912年取消了中学文理分科,实行通识教育。1922年,中学教育从过去的四年变成了和现在一样的六年,学生需要在高中选择是普普通通读书,还是学点技术方便就业,有点类似现在的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普通高中的文理分科经历了几次反复,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高中最终还是取消了文理分科。

新中国成立后,人才的缺乏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在高等教育中引进苏联的“专业化”模式。

苏联在大清洗和二战期间损失了大批知识分子,而对展开科技竞赛的各国来说,各类专业人才都是战略资源。比如美国,在二战中就从欧洲引进了大批

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了快速培养专门人才,苏联采取了文理分科教育,从中学时代开始,就把学生分为文理科,以便提高培养效率。

中国对苏联模式的学习,最早是19世纪50年代对高校进行大合并,将同类专业院校合并为专业学院,设立了一大批工科院校,使教育体制适应计划经济,为工业化培养人才。

虽然此时高中并没有实行具体的文理分科,但大学的专业细化得很严重,实行文理分校,科类单一,行业性非常强。不同以往,工业化的社会让理科生变成了香饽饽。

中学文理分科是在“文革”结束后,高考恢复后为了培养不同类别的人才,才再次分文理科考试,高中教育为了迎合高考,自然也变成了文理分科。

跟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期相同的背景是,国家的现代化更需要科技类的专门人才,所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成了当时的流行语,中学的文理科,一度成为“成绩不好”和“成绩好”的标志。

趣谈

古代也有「口香糖」

□ 管弦

在牙膏尚未发明、医疗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古人由于缺乏科学的口腔保健意识和习惯,口腔清洁不彻底,所以很多人都有严重的口臭。

古人当然也意识到这一尴尬问题,所以他们发明了不少去除口臭的妙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口衔鸡舌香。

鸡舌香又名丁香。可以健胃消胀、促进排气,抑制因胃火上升或牙周炎等疾病引发



晒干后的鸡舌香

的呢逆、反胃等症状,还能抑制细菌及微生物的滋长,减轻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增强身体的抗菌能力。更重要的一点是,丁香香味浓烈,所以,它也是古人化解口臭的良药。

东汉桓帝年间,有一位名叫刁存的老臣,他有严重的口臭却不自知,所以每当他近距离向桓帝奏事的时候,桓帝常被熏得眉头紧皱。

有一天,桓帝实在忍无可忍,便赐了一枚果实给刁存,当即命他含到嘴里,目的当然是去除刁存那严重的口臭。刁存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吃下去后觉得味道辛辣刺鼻,他还以为是毒药,但又不敢吐出来,只能一直含着。退朝回家后,刁存以为自己快死了,匆忙与家人诀别。此时恰逢同僚来访,感觉此事稀奇,便让刁存把“毒药”吐出来。吐出之后,同僚只闻到一股浓郁的芳香,才发现刁存口臭竟荡然无存。原来,桓帝赐予刁存的所谓“毒药”,其实是名贵的上等丁香。

此后,朝廷官员面见皇帝奏事或对策时,都会在嘴里含上一枚丁香,以免给皇帝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自己的仕途。

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道:“三省故事郎官口含鸡舌香,欲奏其事,对答其气芬芳。此正谓丁香治口气(口臭),至今方书为然。”一直到明清,口含丁香避口臭、增芳香,依然是朝臣和士大夫们的日常之事;文人雅士以丁香赠友,也成了常见的礼节。

可见,含丁香治口臭,不仅源远流长,且方法类似于现在的嚼口香糖。因此,也有人趣称丁香为“古代口香糖”。

闲话

说笔

□ 白守双

书法家用“笔”能书写出甲骨文的神秘、大小篆的古朴、隶书的端庄、楷书的秀美、行书的飘逸……诗人用“笔”能书写出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放,小桥流水人家的婉约,门前流水尚能西的平淡……画家用“笔”能绘画出山川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的百态千姿——郑板桥的“竹”、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凡夫俗子用“笔”能涂鸦出自己一路艰辛所走过的记忆的深浅不一……这就说明,无论什么人,只要学文化,你就离不开笔。

那么,你对“笔”了解多少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笔”的知识殿堂。

“笔”,可能在新石器时期就有笔了,“笔”字,从“聿”到“聿”再到“笔”,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笔”字,最开始写作“聿”,象形,像一只手在握笔。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不律:为“笔”之合音,就是“笔”),燕谓之弗。意思是说,聿,用来书写的笔。楚地叫它作聿,吴地叫它作不律,燕地叫它作弗。

“笔”字后来写作“聿”,会意。林西莉在《汉字王国》一书中写道:最古老的毛笔是什么样子,如今我们一无所知,但是很可能是用竹子修成的,可能把笔杆的一端加工成柔软的竹丝。早在周朝人们就给“聿”字加了“竹”(竹字头)——这一招很

不错。

“笔”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秦谓之笔,从聿从竹”。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笔,秦地叫它作笔,由聿、由竹会意。

“笔”字,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才演变成这个模样——“笔”。有据为证。林西莉在《汉字王国》一书写得非常清楚:20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的时候,人们取消了最初“聿”字中表示笔的部分,代之以“毛”。改得不错:笔仍然是由竹子和各种动物毛制作成的。此外简化的“笔”字也有很长的历史。

“笔”字就是由原来的“聿、聿”演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湖湘文化坐标

老司城遗址

老司城遗址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城东的灵溪镇老司城村,是南宋绍兴五年至清雍正六年永顺彭氏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老司城分内罗城、外罗城,有纵横交错的八街十巷,人户稠密,市店兴隆,史书有“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五溪之巨镇,万里之边城”的记载。

老司城是土司制度的物化载体,是中国古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的活标本,于2001年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9月老司城遗址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录。2015年7月,永顺老司城遗址与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晓晓

品史

世界名画里的战“疫”史(三)

载入史册的《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

□ 杨帆

1665年至1666年间,伦敦大瘟疫导致8万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次疾病后来被确认为是淋巴腺鼠疫,一种由鼠疫杆菌造成并以跳蚤为载体的细菌感染。丽塔·格利尔的这幅《大瘟疫》描绘了伦敦大瘟疫期间的悲惨景象:“所有的店铺关了门,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路旁长满了茂盛的杂草。城内唯一能够不时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运送尸

体。每到夜晚,运尸车咕隆咕隆的车轮声和那哀婉的车铃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还有一幅关于瘟疫的名画能载入史册,这幅名为《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是画家安·让·格罗根据1799年拿破仑东征叙利亚途中的史实制作的。《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的画面极具史诗感,细节刻画惊人的细腻。拿破仑和他的军官们位于画的中央,左右有



《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

两组鼠疫病人,前景则是隐没在暗影中的重病员,画家把建筑的透光集中于右方,以突出拿破仑形象。左边人物中有个垂危者正挣扎着,激动地想抬头看一眼统帅。这种强烈的情感和拿破仑的冷静与严肃形成鲜明的对比。